

岩温扁
伍雄武

著

傣族哲学思想史

民族出版社

儀族哲學思想史

民族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傣族哲学思想史/岩温扁等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民族哲学史丛书/伍雄武主编)

ISBN 7-105-02193-4

I. 傣… II. 岩… III. ①思想史-傣族-中国②傣族-思想史-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099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民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 $\frac{1}{8}$ 字数:180 千字

印数:001—800 册 定价:7.3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傣族历史概况	(1)
第一节 傣族的族源	(1)
第二节 傣族发展的历程	(4)
第三节 傣族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	(12)
第二章 傣族哲学思想的萌芽	(16)
第一节 傣族创世史诗中哲学思想的萌芽	(17)
第二节 原始崇拜中哲学思想的萌芽	(40)
第三章 傣族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	(56)
第一节 来自原始崇拜的传统宗教思想	(56)
第二节 傣族佛教思想的发展	(75)
第四章 傣族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	(100)
第一节 傣族原始时代的社会、伦理观念	(100)
第二节 傣族封建领主社会的政治、法律思想	(108)
第三节 《阿雅兴安龙召片领》的政治、法律思想	(126)
第四节 《嘎里多嘎里坦》和《布算兰》中的政治伦理思想	(132)
第五章 傣族文学中的哲学思想	(141)
第一节 傣族古典叙事长诗中的哲学思想	(143)
第二节 傣族悲剧叙事诗中的哲学思想	(157)
第三节 傣族故事、传说中的哲学思想	(157)

第六章	古代傣族科学技术的哲学意义·····	(169)
第一节	古代傣族农耕技术和天文历法的思想史意义·····	(169)
第二节	傣医理论的哲学意义·····	(173)
第七章	古代傣族的重要哲学著作·····	(184)
第一节	《咋雷蛇曼蛇勐》·····	(184)
第二节	《哇雷麻约甘哈傣》(《论傣族诗歌》)·····	(197)
第三节	《沙夏纳桑坛》和《沙都加罗》·····	(214)
第八章	近代傣族革命民主主义者刀安仁·····	(219)
后 记	·····	(224)

第一章 傣族历史概况

傣族是祖国大家庭中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兄弟民族。傣族现有 102 万多人，大多数居住在西南边疆的云南省，而在云南省又主要在边境一线的 4 个地区：南部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约 23 万人），西部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约 24 万人），西南部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近 4 万人），孟连傣族拉祜族自治县（约 2 万余人）。此外，还有 30 余万傣族人民分散在云南省 30 多个县市，如景谷、景东、普洱、元江、金平、元阳等。

远古时，傣族先民曾被称为“滇越”、“掸”。唐代以后被称为“金齿”、“银齿”、“黑齿”，以及“茫蛮”、“白衣”。清代以后又多被称为“摆夷”。而傣族人民则自称“傣”（Dai）。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根据傣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傣族”。

第一节 傣族的族源

就其起源来说，傣族和远古的“百越”族群以及“掸泰”族群都有历史渊源关系。追本溯源，了解这种历史关系，对于认识傣族的文化发展是有意义的。

远古时期，在长江流域，即今江苏、湖北、四川、云南等省，以及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广大地区中，分布着称为“百越”（百粤）的庞大族群，它由众多的氏族集团组成。《后汉书·地理志》颜思古注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交趾即今越南地区，会稽在今浙

江)他说的就是这一情况。远古时,这一分布广泛、人口和“种姓”众多的百越族群,就是今天我国华南壮侗语族各族(傣族和壮、侗、水、仡佬、布依、黎等族)的共同源头。

百越(百粤)这一庞杂的族群,其“种姓”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域中,由于各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差异,以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展的不平衡性,由此各种姓间习俗、文化以及经济、政治互不相同,这样,在古代文献中,就将他们区别开来,分别称为越、扬越、南越、闽越、骆越、山越、滇越等等。如越在春秋时期于会稽地区建立了越国,以后日益强大,其王勾践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后来他们逐渐与汉人、楚人相融合了;骆越,又称“西瓯”,居住于秦时以桂林郡为中心的地区,其主体部分后来发展为壮族;滇越,主要指生活在今云南西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带的越人,《史记·大宛列传》中说:昆明之属“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昆明之属”就是指生活于滇池、洱海地区的彝语支各族的先民,其西就为德宏一带。百越之间虽然差别如此之大,然而,却又有着绵延历史、贯穿各地的许多共同点。如:他们都“文身断发”,农耕植稻,居住于栏式房屋,在历史上曾役象和乘象,等等。很有意思的是,汉代刘向在其《说苑·善说篇》中记录了春秋时期榜越人所唱的一首歌,刘向分别用汉语记录了此歌的越语读音和汉语的译意。而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壮族学者韦庆稳把此歌的音义和现代壮语相比较后指出,古越歌的语汇、语法均与现代壮、傣语一致。^①接着,云南民族学院的巫凌云同志又将西双版纳傣语与上述“越人歌”比较,发现两者之间在各方面都可以找到同源关系。^②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古越人相距甚远的各个分支以及他们的现代后裔,有着共同的语言联系,因

^① 见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探》,载《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转引自黄惠焜:《从越人到泰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8页。

此，他们一定曾有共同的族源。

傣族不仅与古越人有族属渊源关系，而且与古掸、泰各族有族属渊源关系。据黄惠焜同志说：“掸傣虽然异名，然异名而同族。盖傣系自称，自称往往只有一个；掸系他称，……掸读如 Siam 或 Syam，又读如 Sayam，是一个梵化的名词，最初当是印缅北部土著居民对永昌徼外掸人的称呼，其后由四周各族长期沿用。直到解放以前，我国境内景颇等族对傣族的这一称谓始终沿用不辍，即景颇族称作拉掸姆（Lasam）或阿掸姆（Asam），崩龙族（德昂族）称作掸姆（Siam），阿昌族称作掸姆（Siam），布朗族称作掸姆（Siam），佉族亦称作掸姆（Siam）。所有 Siam 一词在汉文译写时去掉 m 的尾音以后都读作‘掸’，足见傣族先民被称作掸民有近两千年的历史，……”。^① 因此，从称谓上就可看出，我国傣族与掸泰各族是有族属渊源关系的。古代掸人分布较广，包括我国瑞丽江、大盈江流域，缅甸北部以及印度阿萨姆的相邻部分。其中在我国瑞丽江、大盈江流域，即永昌徼外的，同时也被称为滇越人。由此，有学者认为掸人是越人的一部分，即越人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到缅甸北部的广大地域。但我认为，据目前的情况，还只能认为，越人主要是华南地区的古族群，而掸人主要是中南半岛的古族群；云南地区，特别是滇南、滇西，由于是两大族群的交汇地带，两大族群在此相互融汇和交错，因此，这一地区的某些先民，就可能被看作是越人，也可能被看作是掸人。如西汉时滇西地区的乘象国“滇越”，当时被视为越人的国家，而到东汉时，却又称作“掸国”，被视为掸人的国家，因此我想，“滇越”与“掸”实可视为同一族群的不同称谓：就其与百越的渊源关系而言，可称为“滇越”；就其与掸泰各族的关系而言，亦可称为“掸”。我国傣族先民的这种中间、交融的性质，使其能够“左右逢源”，既

^① 转引自黄惠焜：《从越人到泰人》，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9 页。

能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同时又能接受掸泰文化的影响。就以语言来说，我国傣族的语言就既与百越族群有渊源关系，同时又和泰语、缅语有联系，而傣文则更是由南传佛教而受到巴利文的重大影响。傣族语言文字的这种特点，正代表着整个傣族文化的特点。以发掘的地下文物来说，60年代以来在西双版纳地区和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中，都有有肩石斧。而有肩石斧是长江下游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新石器时代器物的共同特点。因此，远在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云南地区和长江下游以及华南沿海就存在着文化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许就是云南地区古越人和华南古越人的文化共性。

目前关于傣族族源的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材料尚不很充分，意见也各不相同，我的上述看法仍带有很大的推测性质，但是，我以为，这一看法或许能够为我们认识傣族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提供一个思路。

第二节 傣族发展的历程

傣族发展的历程从哪里开始呢？应从古越人开始，因为傣族渊源于古越人。当然，并非全部越人都和傣族的先民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确切地说，应从有关的古越人开始。在现知的文献中，和傣族有关的最古的越人就是“滇越”人。

西汉，《史记·大宛列传》说：“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这乘象之国滇越所在之地即滇池、洱海以西的广大地区，其中包括今之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因此，滇越人应是和傣族先民关系最为直接的古越人了。“杀略汉使”，是指汉武帝时，取道西南派往身毒（印度）和大夏的使者，他们为昆明之属所略杀。由此，滇越应是西汉以前的越人国家或部落联

盟。关于滇越，我们仅知这些。在西汉时期，在滇中的滇池地区，还有一个国家，它就是滇国。《史记·西南夷列传》说：“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又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漫、靡莫，皆同姓相扶”。这或许说明，滇国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西南夷列传》接着还说：“元封二年……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者在滇池地区多次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重要的青铜器遗物，特别是在晋宁石寨山汉墓中出土了一枚金印，印文曰：“滇王之印”。这就证实了《史记》关于滇国的记载。从出土的青铜器物来看，滇国当时已有发达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和农耕、纺织。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滇国人，是哪个民族的先民？他们后来向何处去了呢？对此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滇国人属于氏羌族群，是为今日白族的先民；第二种认为，属于百濮族群，是为今日孟高棉各族的先民；第三种认为，属于百越群，是为今日壮傣语各族的先民。我对此没有研究，无法判断三者的是非，但是，介绍于此，不妨作为认识傣族文化渊源的一种启发吧！

东汉，在滇西原滇越所在的地区，出现了掸国。史书记载，掸国曾三次派使到中原王朝。《后汉书》中，《和帝本纪》记述了第一次：“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安帝本纪》记述了第二次：“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顺帝本纪》记述了第三次：“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李贤注引《东观记》说，这一次顺帝仍赐掸国王雍由调金印紫绶）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对前两次作了较详细的记述，由之我们可以略知掸国的情况。该书记述道：“（永元）九年，（永昌）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

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绶纒各有差也。”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掸国政治上已有王（大君长）和“小君长”的区别和组织，并且，在公元97年（永元九年）至131年（永建六年）长达34年的时期中，雍由调一直稳定地统治着，因此可推知，掸国已有严密、发达的政治制度和较稳定的统治。掸国三次派遣使团来朝，并“献乐及幻人”，国王被封为汉大都尉，这些，一方面说明，它和中央王朝的密切、友好的关系，同时也说明，它已有一定的规模（这才与“大都尉”一职相当）和经济实力。掸国地处滇西，和缅北及印度阿萨姆相接，早在西汉前，从四川通往印度、缅甸等地的“西南丝路”（蜀身毒道）就经过这里，进而从印北再往西而到中亚和大秦（古罗马）。故此《西南夷列传》才说，掸国献海西（大秦）幻人，该国“西南通大秦”。这样看来，掸国和周围国家的交通和往来也应当是发达的。

隋唐时期，因傣族有文身饰齿的习俗，在汉文文献中常称之为“黑齿蛮”、“金齿蛮”、或“绣脚蛮”、“绣面蛮”等，此外也有称为“茫蛮”的。“茫”可能是傣语“勐”的同音异译。“勐”在傣语中有“地方”、“平坝”之意，因此，“茫蛮”就可能是由傣语转化而来的，意即“住在平坝的人”。此外，唐代一些文献中又把居住在江河流域的傣族称为“白衣”，在《新唐书》中，把他们组成的军队称为“白衣没命军”。

8世纪30年代，即中唐时期，南诏在云南崛起。云南及周围地区皆为南诏地方政权所管辖。南诏将其控制的地区分为十賧、七节度、二都督，其中，永昌、滇西、开南、银生等节度的辖区内都有傣族居住。其实，这些地区大约也就是现今傣族所聚居的主要地区。如开南节度所辖，即以开南城为中心的地区，而开南城即在今景东地区，因此，开南节度所辖即包括西双版纳地区。对此，唐代樊绰所著《云南志》（《蛮书》）中记载说：“茫蛮部落，

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此即是说，茫蛮部落是开南所辖的众多种族之一。《云南志》又说：“开南城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茫乃道并黑齿等类十部落皆属焉。”茫乃道，即今西双版纳地区，古称勐泐或勐乃，同音异译则为“茫乃”^①。

除上述南诏治下的傣族区域外，一些学者又指出，这时期还有一些国家，如侨赏弥，参半，庸那迦等，它们在南诏属下，是由傣掸先民所建立的。据说侨赏弥国，在10世纪前后建立，它以勐卯，即今滇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一带为中心，包括我国德宏州和缅甸北部掸邦地区。江应樑先生在其《傣族史》中则认为侨赏弥是由孟生威、孟兴古、孟底、孟卯四个部落联盟组成的国家（此之“孟”即“勐”的同音异译）。而黄惠焜同志在其《从越人到泰人》中说：“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侨赏弥即九掸卑这一傣族古国，在近年的民族调查中又找到了新的佐证，这就是1982年在德宏发现的题为《勐侨赏弥史》的手抄本。根据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先生（傣族）的介绍，手抄本为陇川罕氏土司家属所珍藏，内容大体是说侨赏弥乃傣族先民所建，是著名的勐卯国的前身，是罕姓土司的直系始祖，是以瑞丽为中心而包括缅甸掸人的傣族古国。这一古国在傣族人民中家喻户晓，德宏傣语称之为‘勐哥藏毗（MongKosampi）’，西双版纳傣语称之为‘勐哥桑毗（MongKosampi）’，大体意思都是说，这是一个信奉佛教而出产梗稻的地方。”^② 侨赏弥国在滇西，而当时在滇南今西双版纳地区，则存在着另一个傣族先民建立的古代国家“参半”，或者说“庸那迦”。有的学者认为，在8世纪初，由真腊分化出来一个属国：文单。文单以万象为中心，包括泰国北部地区。文单又有属国称为参半。《新唐书·真腊传》说：“文单西北属国曰参半，武

^① 见《云南志校释》，〔唐〕樊绰著，赵吉甫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245页。

^② 《从越人到泰人》，第65页。

德八年使者来。”文单的西北，大约即今西双版纳地区。

宋代，文献中对傣族的称谓以及傣族的分布，大体同于唐代。滇西地区，侨赏弥国继续发展，其地域或许有所扩张。在滇西南西双版纳地区，由文单、参半发展而成庸那迦国。江应樑先生认为，在南诏镇南节度所辖区域及其南部的傣族、泰族、掸族，为反抗真腊，“他们曾互相联合，组织了强大的部落联盟，这就是传说中的‘庸那迦国’。”^①“根据传说，‘庸那迦国’出现于公元十世纪前后。在唐代中期到北宋初期，这一带地方与南诏和内地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该地的社会经济也正在发展中，和内地的商品交换日渐增多。”^②在这种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崛起，于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傣族首领叭真建立了景龙金殿国。这在傣文古文献《泐史》中有了明确的记载。《泐史》中说：“叭真于祖腊历542年庚子（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入主猛（勐）泐。其父给与仪仗武器服饰等多件，诏陇法名菩提衍者，则制发一虎头金印，命为一方之王，遂登大宝，称景龙金殿国至尊佛主。552年（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六月白分初十日乙丑，星期六，建都于景兰（即今西双版纳景洪），……叭真战胜此方各地之后，兰那、猛（勐）交、猛（勐）老，皆受统治。时天朝皇帝为共主，有猛（勐）交酋名那刺毗朗玛，景咙酋名蒙猛，兰那酋名菩提逻阁喃者，以及……等名酋长，俱会商劝进，举行滴水礼，推叭真为大首领”^③。此处所谓“诏陇法”意为“天朝皇帝”，或“天之下的王”而指大理国主段智兴。^④兰那在今泰国北部；猛交即孟艮，在萨尔温江以西之景栋；猛老是老挝北部之南掌，因此景龙金殿国包括了元明时期的车里、

① 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

② 同上书，第174页。

③ 同上书，第177页。

④ 同上书，第178页注及182页注。

八百、孟艮、老挝等地，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傣族政权。叭真作为这一政权的大首领，同时又奉“天朝皇帝”（或大理国主）为共主。至此，整个西双版纳建立了统一的地方政权并隶属于中央王朝。

元代，文献中称傣族为“白夷”或“金齿白夷”。1253年，忽必烈率军入滇，攻灭大理国及其属下各地方政权，建立了直属中央的云南行省及其下的一系列地方政权机构。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元军攻占景洪，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在该地设立彻里（车里）军民总管府。随后，几经斗争，至元泰定帝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置车里军民总管府，以土人塞赛为总管，佩金虎符。”^①塞赛为傣族，总管整个西双版纳地区。与此同时，当时属于云南行省而现今已属国外的一些地区，也居住着“金齿白夷”，元代亦进行征讨，并建“八百等处宣抚司”、“老告军民总管府”，大体管辖着今属泰国和老挝的一些地方。在滇西，元军讨平各地后，建“金齿等处宣抚司”统辖之。据《元史·地理志》载：“金齿等处宣抚司，其地在大理西南，澜沧江界其东，与緬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夔，曰峨昌，……按《唐史》，茫施蛮本关南种，在永昌之南，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故俗呼金齿蛮。……元宪宗四年（1254年）平定大理，继征白夷等蛮。中统初，金齿、白夷诸酋各遣子弟朝贡。二年（1261年）立安抚司以统之。……（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改安抚为宣抚，立六路总管府。”六路中的“麓川路”，后来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政权，至明代，和中央王朝发生了“三征麓川”的战争，对滇西傣族地区、对云南全省以至整个明王朝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麓川本为侨赏弥国的勐卯部，在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陇川、遮放一带。元初设麓川路，属金齿等处宣抚司管辖。勐

^① 见《元史·泰定帝本纪》。

卯首领罕静法，被元朝授职为麓川路总管，他去世后，因无子嗣，1342年（元至正二年）其属下公推一牧人刹远（Tsa-yan）为麓川主，称之为“思可法”。据傣文文献《麓川思氏谱牒》说：“刹远即位称思可法，其取意，思者白虎也，可者获也，法者王也；刹远在湖畔牧牛，曾擒获白虎，故以为名号焉。”^①在思可法的治理下，麓川地区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日益增强，并发动对其周围各“路”土司以及周边国家的兼并战争。元朝政府对这种反叛行为多次进行征讨皆未成功，于是转为招抚。思可法虽然接受了招抚，但是并不归还所占土地，元朝只好在惠宗至正十五年（1355年）设平缅宣慰司，授思可法为宣慰使，此即承认了麓川对各地的占有。麓川由此日渐强大，成为滇西最大的地方割据政权，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是“虽奉正朔，纳职贡，而服用制度，拟于王者。”^②

明代，麓川的政治、经济实力有进一步的生长。关于麓川的社会情况，时人钱古训和李思聪受朱元璋之命，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入麓川招抚，归来后著《百夷传》有较详细的记述。如说：“其下称思伦发（思可发之孙、当时麓川主）曰‘昭’，犹中国称君主也。所居麓川之地曰者阑，犹中国称京师也。其属则置‘叻孟’以总统政事，兼领军民。‘昭录’领万余人，‘昭纳’领千余人，‘昭伯’领百人，……皆属于‘叻孟’。……大小各有分地，任其徭赋。上下僭奢，虽微职亦系钹花金银带。……贵者衣绮丽。每出入，象马仆从满途。”“凡贸易必用银，杂以铜，铸若半卵状，流通商贾间。”^③“刑名无律，不知鞭挞，轻罪则罚，重罪则死。男妇不敢为奸盗，犯则杀之。”^④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麓川的经济已

① 转引自《中国傣族史料辑要》刀永明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② [明]钱古训，《百夷传》。转引自《中国傣族史料辑要》第52页。

③ 见《百夷传校注》钱古训撰，江应樑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④ 同上书，第81页。

较发达，统治阶层较为富有，商品交易已有一定的规模；政治上，等级、制度严密，统治有效。在实力增强的基础上，麓川继续向周边扩张、兼并，由此，和中央王朝的利益相冲突，爆发了明朝“三征麓川”的战争。从正统六年至十四年（1441—1449年），连续9年的大规模战争，最后以明朝的胜利而结束。这场大规模的、长时期的战争，虽使边疆得到巩固，祖国的统一得到加强，然而，这场战争也给傣、汉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特别是当初取得胜利以后，本可以政治方式来解决冲突，然而，腐朽的明王朝再征、三征，并且，听任王骥、蒋贵等统军将官借战争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因此这场战争的后果是边疆各民族人民对明王朝的愤怒和反抗，使边疆的巩固受到很大的损害。“三征”之后，明朝革除麓川平缅宣抚司，分设干崖、南甸、陇川三个宣抚司，以及勐卯、潞江等安抚司。在滇南，改西双版纳的车里军民总管府为车里宣抚使司，又在傣族地区设景东府、元江府以及八百、大甸等宣抚司，任命傣族首领为这些行政区域的长官，称为土司（土官）。至此，傣族中的割据政权完全被削平，元开始推行的土司制得以全面建立。

清代，傣族的分布情况和明代大体一致。滇西地区由于麓川时期经济已较发达，而且占有交通便利等优势，因此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在制度方面，清代基本沿用明代的旧制，但在经济和交通较发达的地区，如元江、景东、威远、镇沅、思茅、普洱等地推行“改土归流”，即取消土司制，改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而在西双版纳、孟连、耿马以及德宏一带则仍然保留土司制，通过傣族的世袭土司来进行统治。

辛亥革命后，云南省政府对西双版纳、德宏等傣族地区实行“土”、“流”双重政权形式：既保留土司制，又在这些地区建立公署、局、县等行政机构，委派官吏进行统治。其余地区的傣族则完全实行全国统一的行政体制。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第三节 傣族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

傣族最初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在西双版纳傣族的一些传说和文献中就讲到，傣族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称为“滇腊沙哈”，又叫“橄榄时期”。这时“莫米召，莫米洼，莫米淌”，即“没有官（首领），没有佛寺，没有负担（贡赋、剥削）”。第二个时期称为“莫腊撒哈”时期，又叫“食米时期”。这时“米召，米洼，莫米淌”，即“有了官（首领），有了佛寺，没有负担（贡赋、剥削）”。第三个时期称为“米腊撒哈”时期，这时“米召，米洼，米淌”，即“有了官家，有了佛寺，有了负担”^①。上述传说，是对傣族社会发展历程的简单、朴素的回顾，它明确地肯定，傣族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是没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原始社会。在傣族古代文献《咋雷蛇曼蛇勐》（《谈寨神勐神的由来》）中指出，远古时傣族经历了很长一段没有首领（傣语称为“盘”）的时期，那时人们群集在一起“整天为填饱肚子而奔波”，后来才有了“盘”，但最初的“盘”也只是教会大家打猎、农耕和建房的英雄。另一本古代著作：《哇雷麻约甘哈傣》（《论傣族诗歌》）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傣族经历过没有首领和等级的时代。这两本傣族的古代著作都肯定：傣族曾经历过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时代。^②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即本世纪50年代，西双版纳地区还保持着原始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的残余，它们也可以作为远古时傣族曾经历过原始公有制社会的佐证。在50年代，虽然西双版纳地区整个来说是封建领主制社会，

^① 见《傣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② 见《论傣族诗歌》及其附录《谈寨神勐神的由来》，祐巴勐著、岩温扁汉译，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